

【文藝】

找到那株老梅否？

憶江兆申先生

釋悟因

「紫竹開精舍」、「龍天護法門」這幅對聯就題掛在紫竹林精舍銀藍色琉璃瓦的屋簷下，綠色的字題在灰色石柱上，那蒼勁嶙峋、略帶倚斜的字體，透露著一股說不出的曠達、跳宕的氣勢。

如今字仍在，題字的人卻走了。

題字的正是台灣書畫界大師，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江兆申先生。五月十二日，江先生在瀋陽過世，享年七十一歲。

江先生與紫竹林精舍的因緣，鮮少為人所知；他與法師們的接觸次數也不多，可謂「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」，但在平淡之中，那份敬重、護持的心意與珍惜彼此的誠摯情誼，卻令人難忘。

七十九年春，設計師鄧承恩先生推介我們請江先生題字。抱著姑且試試的心情，打電話到故宮，江先生在





電話那頭爽快地答應了，「把要寫的字寄過來，錢就不必談了！」送書，他連說好。

素昧平生、未謀一面，江先生答應得如此乾脆，讓我們又驚又喜。果然字一寄出，一星期後他便寫好了寄過來，記得那一次寄出的字還不少，但江先生信中直說，我題的這一對「紫竹開精舍，龍天護法門」他很喜歡。捧字細細欣賞，見的是江先生溫潤曠遠的心胸。

第一次去看他是在八十年秋。那天當我們抵埔里靈漚小築時，只見大門敞開，身著長袍馬褂的江先生與身著旗袍的江夫人已站在門外，一見了我們非常親切地招呼，因車程耽誤，遲了些時間，江太太說江先生一大早便準備迎接法師了，而且還好幾次到門口探望。一旁的江先生始終保持著親切的微笑，感覺他平易近人又深具中國讀書人的風骨、氣度，謙沖儒雅在他身上彰顯無遺。

進屋之後，江先生談及最近在北京的書畫展，也提及自己卸下工作廿餘載的故宮博物院之職，同時提到放下文化大學教職的原委，原來是因為他發現現在的學生都講求速成，根本沒有耐心好好地學習，從前需要的十年廿載的耐、磨、丟的涵養，學生們竟希望三、兩年內完成，教與學之間的隙縫太大，因此只好告訴自己放下。「再說中國的書畫，要書、要畫不難，但若只學書畫，而不能飽讀詩書，就像一只葫蘆，那裡面要裝什麼

呀！」一句話道出了江先生對書畫的洞見。

坐了一會兒，江先生就帶我們四處參觀，屋外，放眼所見是好一幅山水國畫，遠處山巒疊翠，近處是鯉魚潭，群山映現湖中，杜鵑成排地環繞在綠草與群山間，庭院的樹木疏密錯落有致，江先生指著這棵樹、那株花，如數家珍地說著它的年齡、來處、故事，這時同行的一位法師指出某處還少一棵樹，江先生讚賞極了，忙說：「正是如此，本來那裡打算置一株老梅的，因台灣沒有，目前正向大陸尋覓。」

樓上，是江先生讀書作畫的地方，陳列各種名家書畫及各朝器飾，房子各處皆有落地窗，看上去彷彿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畫，每一窗口又自成一幅幅不同景致的畫，例如有一處種植芭蕉和湘竹，於是二樓可觀竹，一樓可賞芭蕉。二樓的門上還鑲有「綠雲深處」的題字及詩，靈樞館的背後就陳列著李秉圭先生送他的觀音木雕相。一幅字、一卷畫、一棵樹，點點滴滴的佈置，在在都可看出江先生於大自然與藝術之間悠遊自得的情懷，濃厚的文人氣息蘊涵在他的書法、繪畫、文學之中。

參觀之後，我們說明此行的目的，請江先生題字，我原提的「五百年前我輩是同堂羅漢，三千界內問誰能安坐須彌」，他直說這幅好，不過江先生也指出其中一幅不妥，並說自從寫紫竹林精舍大雄寶殿的對聯後，他看書若看到「紫竹」二字時，都會留意，想看是否可寫

給紫竹林精舍。

本來我們想請他寫小字，再拿去放大，江先生直說不好，原因是小字與大字力道、氣勢皆不相同，並要我們提出字的尺寸大小，他就照那樣寫，其慷慨豪氣實令人感動。臨行，江先生送了一本個人的簽名畫冊及故宮發行的董其昌所書的金剛經。

果然過不了多久，江先生寄來一幅字：「紫竹成林畫引清風宵引月，金天雨寶水如碧玉露如珠。」

江先生曾說他在大陸家鄉時，曾和佛寺結緣，到佛寺趕齋，和師父就像兄弟一樣，因此他樂意為佛寺寫字，而在台灣，「就只有您一位方外朋友」。最近一次拜訪江先生，是在八十三年春。如今，遽聞他在瀋陽過世，這段方外之緣就只有留在記憶中去追憶了。

此刻，我想問江先生：在大陸的家鄉，找到那株老梅了嗎？